

世界知識叢書

德國問題內幕

作 J. Winternitz 英
譯 符 賓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之書叢小識知界世

幕內題問國德

作 J. Winternitz 英

譯 符 賓

行刊社識知界世

月一年七十三國民

德國問題內幕

世界知識
小叢書之一

••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

作者 英 J. Winternitz

譯者 賓 符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世界知識出版社

電話 一八四八九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法幣 元

（再版本）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14
世界知識小叢書刊例

(一) 由於世界形勢變化的日劇，大家對於國際問題的興趣也日形增加。本社為適應讀者要求，特自本年一起陸續發刊世界知識小叢書以補充世界知識週刊之不足。

(二) 本小叢書性質有如美國刊行之“Headline Series”。但其範圍除有系統介紹世界重要問題外，亦將包括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科學、及文化等各項。

(三) 本叢書篇幅每冊定為至少兩三萬字，最多不超過五萬字為度。

(四) 本叢書刊行不定期，暫定以十二冊為一輯，本年度擬出滿一輯至兩輯。

世界知識社謹啓

一九四八年元月

目 錄

- | | |
|---------------|------|
| 一、德國——和平的樞紐 | (一) |
| 二、英佔領區真相 | (三) |
| 三、工業的停滯 | (七) |
| 四、納粹復活了 | (八) |
| 五、爲什麼失敗？ | (一〇) |
| 六、罪惡的核心 | (一三) |
| 七、比我一頭白鷺驚濤難 | (一七) |
| 八、飢餓的組織者 | (二一) |
| 九、「兩合一」與「一化八」 | (二五) |
| 十、美國打算什麼？ | (二八) |
| 十一、經濟統一與賠償 | (三〇) |
| 十二、統一——德國之路 | (三八) |

德國——和平的樞紐

許多人讀到德國的飢荒，讀到大工業的城市現在變做了瓦礫堆，千百萬人住在地窖、破屋和防空壕裏，爲着沒有燃料的第三個冬天而發抖的情形時，很自然的會想着：「好好的救濟他們吧，這原來都是他們建設的。」但問題不能這樣隨便的看，我們要求讀者嚴重注意這複雜的德國問題的動機，却並非是爲了德國人，而是爲了所有國家中要求和平生活與安全的人民。

在德國，我們（指英國）仍然維持着千萬的兵士和官員。他們駐在那裏是要保證德國的戰爭力量——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能够永遠地消滅。假如我們不能完成這任務，那末，我們雖經了六年的受苦、熬痛、和流血，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仍將不能達辦。一次新的甚至比上次更可怖的戰爭的威脅，又將籠罩我國和全世界了。

我們是否正在完盡任務呢？納粹是否消滅了呢？德國是否已有了劇烈的改變呢？帝國主義及其發動戰爭的巨大力量的基礎，是否摧毀了呢？着實還有懷疑的理由。

據達爾頓（前英國財政大臣，現已辭職——譯者）四月間報告預算時說，本年「爲了餵養德國人和我國佔領區行政費」的支出，共爲一億一千八百萬鎊。即爲此消耗了美

金借款的百分之十三。這在我們有限的美元資源上是一筆嚴重的損失。我們正在削減着輸入，我們却必須拿這些不能節省的美元去餵養德國人。因為德國發生飢荒啊。

這是不必要呢？我們的錢是否化得適當呢？這是每一個人（包括英國之外的人）所感興趣的問題。

德國的將來，最後要讓德國人民自己來決定。但只要英國一天還是四大佔領強國之一，英國人民對於這些事情仍是有責任的。

我們也有促進團結的義務，但却決不是跟那些一當戈林說着「如果歐洲有餓死的人，斷乎不會是德國人」就歡呼起來的德國人去團結，而是跟那些堅決反抗希特勒並且經過比我們更長期艱苦的反納粹鬥爭的德國人去團結。

不錯，堅決反對納粹的德國戰士只是很小的少數。假如他們的人數能更多，而且假如他們會和那些死在集中營和監獄裏的千萬戰士相聯合，他們國家和世界的命運也許會好得多，然而畢竟仍有千萬人活下來。只有一個民主的新生的德國纔能終止德國的戰爭威脅，而這唯一的希望就在於他們的身上。

我們的責任是讓這此爲了改善德國和世界的戰士不要倒下去，要讓他們獲得機會，要讓他們感覺到背後有着民主世界的團結。

二 英佔領區真相

凡是知道英國佔領區的事實情形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滿意我們佔領政策的成績。

軍政府當一九四五年成立時就面臨了艱鉅的任務。它必需很大的努力來推動重新工作，恢復運輸，組織新的民主的行政機構，清除危險的納粹份子，並給一個失敗的萎靡的民族，以重整散漫生活的機會。

但悲劇的事實是，一當恢復文明生活的起碼條件有了初步的成就，一當德國人民中間的民主活動得了初步有希望的激勵，事情却是每況愈下了。

我們行政上的失敗在經濟方面最顯著。要希望一個健全的民主生活從衰落凋萎的工業中成長起來，那是徒然的。這樣的情形如其維持愈久，就愈難使德國人相信希特勒主義的罪惡——他們也應分担責任的——乃是他們現在痛苦的源泉。

德國詩人海涅 (Heine) 曾經說：

飢餓的胃腸什麼也不曉，

只有那糞湯、麵包和白脫辯論的邏輯。

一九四六年七月，現任英佔領區長官羅勃遜 (Sir Brain Robertson) 在預算特別

委員會中起草佔領工作大綱時，也說出了同樣的事情。他說，主要的任務，是「拿我們自己的民主觀念灌輸給德國人，用社會化民主的形式」，然後又發問道：「我們在這幾點方面是否有了成就呢？」

他的回答是率直的。

「唔，沒有；我們沒有做得很好……因為完成這些計劃的必需條件並不會具備。要做到這些事情最主要的條件，是應該讓德國人民有合理的生活水準和合理的希望。如果他們全部的注意都集中於如何獲取下一餐，如果他們生活在困苦中毫無希望，那末要把我們的民主思想灌輸給他們是大大困難的。」

假如飢餓的只是遊蕩的懶漢，假如只是那曾經拿飢餓來謀害別人的納粹惡徒現在嘗到了自己的苦藥，那就絲毫不足介意的。但現在受苦的，却正是城市中工業的人口，勞工階級和中下階級。

在很長時期中，連每天最低限度一千五百五十卡羅里的官方配給也沒有（英國本國的配給為二千八百五十卡羅里）。在英佔領區的工業城鎮中，僅維持着八百到一千卡羅里的配給。許多星期中沒有肉，沒有油，沒有馬鈴薯，麵包配給減少到每星期三磅，有時更少。

要靠這樣的配給來維持工作，是乾脆的不可能。只有那處於能從黑市取得額外供應的地位的人們，纔有辦法。

羅勃遜在上引的報告中指出：「照健康上的事實，一千卡羅里是不能使人過活的，然而德國人依然活着，因此，很明顯的，他們一定是在取給於配給以外的東西。」

戲院裏有一流行的笑話，正道出了辛酸的真實。一個丑角問：「你在工作嗎？」另一個答道：「我怎麼能够去工作？我有一個家庭要養呢。」

什麼東西都可到黑市買，另有價格，而那價格是在上漲着。六月初旬，一只兩磅的麵包在漢堡要值十五先令。

城鎮中的勞動人民都只能拿出他們最後的所有物，——倘如礦工，就拿他們特別配給所得的「Schaden」(一種烈酒)和烟捲，去換取維持他們的家庭，而投機家地主和富農，却儘能從他佔有同胞的悲苦中，發財發福。

這是我們從德國所得到的矛盾報告簡單的說明。有些訪問者告訴我們，他們看到孩子們比這裏的孩子們喫得好，一些也看不出飢餓的徵象。另外的觀察者，則又訴說着飢餓、貧苦和失望的可怕故事。事實是有許多人靠着土地的脂肪生活，而其餘的却在飢餓中。



三 工業的停滯

這也就是工業生產停滯不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九四六年秋天，它甚至從普通的水準繼續下跌。營養不足的工人不能完成平常的產額；因為一般健康情形的低落，因為工人須化了許多時間去獵取食物，皆假不到者增加着；遊手好閒者只要有藉黑市可以謀取更好生活的機會，是很難被拉來參加生產工作的。

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消費品的生產達到一九三六年水準的百分之二十四，在冬季危機中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以下，一九四七年七月，又回到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總生產的指數為百分之三十五。冬天裏降到百分之二十七，一九四七年七月，又回到一九四六年的水準。

消費品的生產不加鼓勵，一切力量都集中於工業復興所繫的煤產。所謂量點的制度是採行了，礦工們由此獲得了額外的消費品，藉以提高他們的產額。因了這一激勵的方法，每人的煤產量從一九四六年末期的十九萬噸增至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二十三萬三千噸。但一當糧食危機惡化，而礦工和別部門的勞工聯合罷工時，又發生了新的衰落。最高限度的產額僅及一九三六年產額的百分之六十。除非增加糧食的供給，除非取得礦工

對於增加生產的全力支持，這不滿意的產額水準是無法改善的。上幾個月中，礦工們因特別努力可以獲得額外的糧食配給，情形就略略好了些。爲了推進生產的安全設施仍是疏忽的。失事率從一九四七年一月的九千起，增至八月的一萬三千起。這不是保障永久改進的辦法。

鋼的情形更壞。鋼的產額從一九四六年八月最高的二十五萬噸減低至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十五萬噸，夏天中仍低於二十四萬噸的水準。這相等於每年二千四百萬噸的產額，這還不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強同意規定的五千七百萬噸最高產額的一半。

這是應付的局面：糧食不足，生產不足，舖子裏沒有貨物，而輸出又不足償付糧食的輸入。最後的貯藏已經耗竭了。

四 納粹復活了

失望是反動和法西斯主義的哺育所。在一九三〇——三二年，經濟恐慌和大量的失業把幾百萬的德國人驅入了希特勒的陣營。飢餓和一個佔領軍政權的失敗，已引起了危險的納粹的復興。

我們不能忘記下面這樣的事實：——納粹黨的黨員有八百五十萬，而那由紐倫堡法

處宣佈爲犯罪的最瘋狂的納粹黑衛隊（SS），又擁有五十萬隊員；十二年來，德國全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生活，都爲納粹和那些忠於納粹的人們所控制。

希特勒第三帝國不光榮的失敗，希特勒、戈培爾和希姆萊的自殺，納粹罪犯的處死，紐倫堡的宣判，最危險的三萬納粹份子的幽禁，幾千個納粹從高位中的肅除，一切這些，當然是使殘餘的納粹份子喪胆，足使大多數德國人民心中的納粹思想發生了動搖。但有許多德國人的轉而反對納粹，只因爲他們是失敗了。如果民主失敗了，他們是又會去附從一個新的奸雄的。

如果納粹的思想不再由堅決的民主信念來代替，如果那些多年來納粹支持者的權力不再由那有着光輝反納粹記錄的人們來繼承，那末，納粹復活的危險就將繼續存在的。

在英國佔領區中，我們的成績還差得遠。一九四七年二月，一個由黑衛隊軍官和希特勒青年團首腦領導的納粹大規模的陰謀曾經被揭露。如其以爲所有的納粹陰謀份子都已逮捕，固然未免天真；如其相信已經逮捕的人就是最危險的陰謀份子，那是更天真的了。

因爲，除了那些藏匿武器、暗殺反納粹份子和在審判納粹法庭上投擲炸彈的瘋狂青年之外，還有更其危險的份子在，他們或則巧妙地偽裝爲「民主份子」，而重行恢復其

極勢的地位；或竭力中傷民主，排斥反納粹份子，並佈置反動勢力重來德國的條件。他們的資格比納粹還老：例如普魯士軍國主義者，侵略的帝國主義者，重工業家以及那在幕後資助希特勒發動侵略的化學和電氣的獨佔資本家。

這批人有一個很簡單的程序：即贏取英美來支持對蘇的報復戰爭。他們希望收回東方的失地，然後再來與西方列強算帳。這樣的念頭，在現行條件下似乎顯得狂妄，但在西部德國困苦情形使德國人大感失望的今天，在忠誠的德國民主份子還沒有機會拿和平民主生活的利益說服國人的今天，這却仍是一個實在的危險。這些思想受着猛烈反蘇態度的鼓勵，如英美佔領當局的許多代表所公開表示；又受着他們政策的鼓勵，這種政策對於打擊蘇聯勢力要比對於打擊納粹勢力還熱心。

當飢餓的德國人在破毀的國家中一面聆聽民主利益的說教，一面却儘是露齒冷笑，我們的佔領工作終於失敗了。

這種飢餓和生產衰落的尷尬狀態一天不破，我們借來的金元就只能繼續投入德國的深淵。

五 為什麼失敗？

在德境的英國佔領區，幾十萬工人罷工抗議不能忍受的生活條件，這是我們的工黨政府應該負責的。工人們在機器旁邊精疲力盡，而那些納粹時期贏利的人們却仍能從黑市中取得他們所喜歡的一切，這根本的錯誤是在於我們的政策。前任「雙佔領區」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阿迦茨（A. Agazzi）是一位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他在今年四月的職工會議席上說：「那些把希特勒扶上馬鞍的人們，今天又要比他們的受害者還活得舒服了。」

這是罪惡的核心。這主要不是那些當地負責執行政策的官員的過失。這主要的過失是在於政策。那些人跑到德國來，有許多都抱着做好工作的最好願望，現在却大為傷心了，因為他們看到所有的努力都遭到了阻礙。

我們當局的根本過失，在於開頭就沒有有一個切實可靠的反納粹的堅定政策，開頭就沒有有一個連根帶枝剷除納粹及其支持者的鐵面無情的決心。

當納粹政權開始動搖，聯軍進入德國的時候，在有許多地方，主要是工業的中心，就躍起了勞工運動舊日的堡壘和反法西斯委員會。他們幫着恢復秩序，維持運輸和生產，阻止納粹最後一分鐘的怠工和破壞的企圖；他們兜捉着危險的納粹份子；他們充份準備着與佔領當局在各方面的合作。

當然，這些反納粹份子大半都是社會黨和共產黨員，監獄和集中營裏的倖存者。固然，反抗罪惡的納粹政權的，也有忠實的自由黨和基督教黨員，但他們比起那來自勞工階級運動中的反納粹的戰士，却是很小的少數。

數字證明了這情形：

在一九三六年六百零九次的審判中，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三個反納粹份子被判處了八千二百四十九年的徒刑，十九個處死，十八個無期徒刑。在這些反法西斯份子中間，有八百九十八個非法的共產黨組織的黨員，四百七十三個社會民主黨員，一百五十七個社會主義勞工黨員（那是從社會黨分裂的左翼），七百三十個職工會主義者，三百三十個基督科學黨員（*Ribelforscher*），四十一個教士，包括天主教與清教徒，十八個天主教組織的幹事，二十八個外國人，一百十七個違犯了納粹的種族法，四百九十一個則因支持非法的共產黨組織和社會黨組織而判罪。

德國的勞工運動會受到公正的批評，說因了它的脆弱和散漫，纔造成納粹勝利的可能；因此，它對這次的災難也有責任。不過，當納粹飛黃騰達的時候，保守和自由黨派的黨徒們，幾百萬幾百萬的都投向納粹的懷抱，而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基本羣衆却仍屹立不動地一直堅持到一九三三年已快沒有表示民主意見可能的時候，這却是事實。